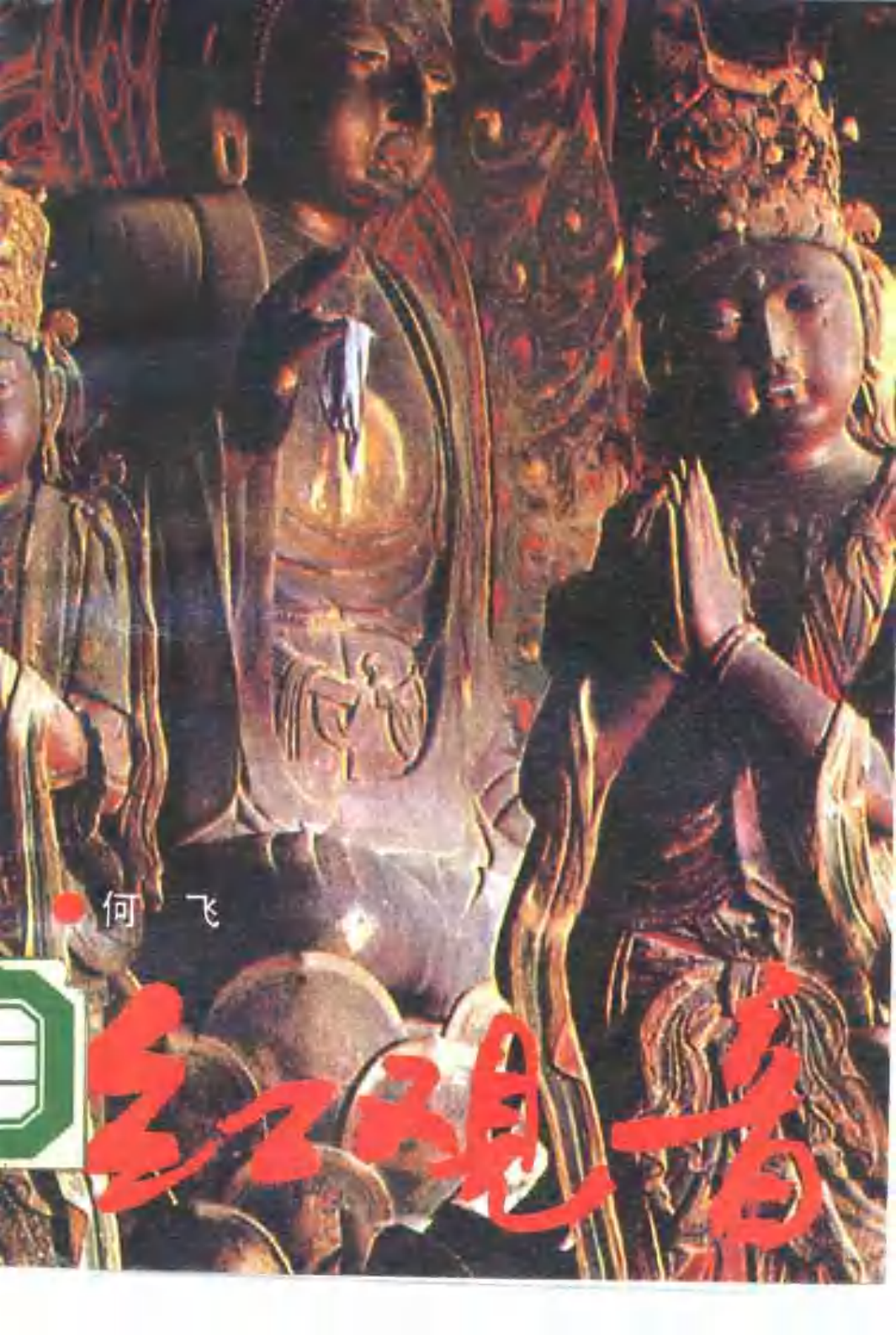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● 何 飞

红观音



2 033 8160 6

红 观 音

何 飞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红 观 音

何 飞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310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9-1098-1/1·805 定价: 4.50元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自从生下来后，我就几乎没有看见过母亲，更没有看见过父亲。我是由女佣王婆辛辛苦苦地带大的。那是一位十分勤劳、善良的老妇人，她的头发都花白了，拢着个银球似的发髻，身材又瘦又小，但身上好象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爬满皱纹的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笑容，两只裹过的小脚，整天象陀螺似地转个不停，难得看到她的屁股沾过板凳。但不管怎么忙，王婆都不会忘记我。她疼爱地给我穿衣、洗脸、喂饭，笑眯眯地给我讲着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，轻轻拍着我的背哄我睡觉。我也好象是王婆的小尾巴，整天跟在她的身后，只要一看不见王婆，我就会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我虽然看不见妈妈，却十分害怕妈妈。

每天早上，当我从被窝里睁开眼睛，大声哭着喊叫王婆时，王婆总是神色惊慌地跑进屋，一边用手捂住我的嘴，一边轻声恳求说：“快别出声，乖，太太刚刚睡下去，把太太吵醒了不得了。”

我好象生下来就爱唱歌，嗓子又脆又亮。白天，只要我鼓着小嘴一唱，王婆就会抖抖索索地把我抱在怀里，贴着我的耳朵说：

“我的小小少爷，快别唱，太太在楼上哩，当心太太又发火！”

家里的规矩：只要太太在家，就不许任何人发出声音，更不许小孩子露面。就是比我大八岁的姐姐美美放学回家了，也只能关在自己的卧房里，不能有一点声响。

哦，我就象只小老鼠一样地盼望着夜晚早些降临。只有天黑了，妈妈出去了，我才能尽情地又唱又叫，大喊大闹，野得就跟发了疯一样。特别是在夏天的晚上，热得跟火炉似的汉口沐浴着从长江上吹来的阵阵凉风，王婆就在大门口撑起竹床，摇着芭蕉扇，

把我抱到竹床上，任凭我怎么嬉闹她都不管。我才皮哩，为了不让左邻右舍的大人来碰我，我会翘着小鸡鸡，就站在竹床上往马路上撒尿。玩累了，困了，我就把头枕在王婆的大腿上。这时，王婆就笑眯眯地一边给我搥着风，一边轻轻地给我唱起湖北民间的各种歌谣。我睁大眼睛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，一边望着满天密密麻麻、闪烁闪烁的小星星，不知不觉地就沉入了梦乡。我不知道王婆是怎么把我抱进屋的，只知道每天快天亮的时候，王婆都会用力把我摇醒。

“快醒醒，小少爷，乖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快把嘴张开，吃了燕窝再睡。”

“不要！我不要！”

“哟，这是太太特地剩给你吃的，不吃还行！太太问起来怎么办？”

我吓醒了。我望着王婆爬满皱纹的、慈祥的脸，张开嘴，让王婆用银汤匙将燕窝一匙匙地喂到我的口里。

我怕妈妈。家里每一个人都怕妈妈。看不见的妈妈严厉地统治着这个神秘的家。至于爸爸——谁也没有提到过他，仿佛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

家里还有一个奇怪的规矩：孩子们只准把妈妈叫成姑妈，把爸爸叫成姑爹，不许喊爸爸妈妈。大约在我十岁那年，我才得到许可改口叫妈妈。我没有改口叫过爸爸。当我想叫爸爸的时候，爸爸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二

我第一次看见妈妈，是在一个阴沉沉的冬天的下午。

那一天，我们刚搬进一栋漂亮的花园洋房。我一个人坐在楼

下客厅的紫红地毯上，从敞开的百叶窗外，忽然聚拢起黑压压的人群，推推搡搡地争着往客厅里观望，发出一片粗喉大嗓的惊叫声：

“看，看，电影明星阮玲玉！”

“阮玲玉搬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见？”

“你没看见墙上？”

我望着一张张大惊小怪的脸，吓得哭了起来。

“哎哟，这么多人围在窗口做什么事？有什么好看！”王婆叫着匆匆走进客厅，一边把我从地毯上抱起，一边慌忙关紧百叶窗。“不哭，乖。”

“他们看什么？”我噘着嘴问。

“看墙上挂的太太的照片。都说太太长得跟电影明星阮玲玉一模一样，我们不管搬到哪里，都会有好多人围过来看。”王婆说着笑了起来。

“王婆，谁在底下吵？”就在这时，传来清脆的喊声。

“没有什么事，是一些街坊来看热闹。”王婆大声答。

“我这就出去，把小少爷带上来。”

“是了。”王婆慌忙用手挠了挠我的头发，用围裙拭了拭我的眼睛，悄声说：“要听话，千万别惹太太生气。”

我扭着身子，不情愿地让王婆拉着手，登上楼梯，走进妈妈的卧房。妈妈穿了一件灰缎细腰长袍式睡衣，正站在穿衣镜前试装。我胆怯地望着妈妈，发现妈妈长得十分美丽。她身材颀长，有着一张又白又嫩的瓜子脸庞，烫着波浪式的暴发，宽阔的额头上梳着长长的、密密的刘海，高鼻子，红桃嘴，修长的眉毛下，一对微凹的、漆黑的眸子露出柔媚的目光。姐姐美美坐在墙角，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不知为什么哭丧着脸。她剪着齐耳的短发，蓄着刘海，瘦尖脸，厚嘴唇，皮肤微黑，额头狭窄，两个大眼珠微微

向前突出，长得一点也不象妈妈。

“小少爷，快叫姑妈！”王婆笑咪咪地教我。

“姑妈！”我低声叫。

妈妈好象没听见，换上一件深绿色织锦缎驼绒旗袍，对着镜子前后身仔细照了照，这才冷冷地扫了我一眼。

“又哭什么？”妈妈说着流利的北京话，长大了我才知道爸爸是北京人，全家人不管奔波到哪里，在家里说的都是北京话。

“好多人挤在窗口往客厅里看，把小少爷吓了一跳。”王婆紧握着我的手，满脸堆笑地代我回答。

“这么大了，动不动就哭，还是个男孩子哩，没出息！”妈妈沉着脸说。“还不快去把脸洗一下，这个样子走得出去！”

“太太要带小少爷出去？”王婆试探地问。

“你以为去哪？去把他们的老子抓回来，让孩子们也看看他们的爸爸是个什么东西！”妈妈愠怒地说。

“是，是。”王婆一边应着，一边慌忙把我带下楼，快手快脚地跟我洗着脸、换着衣服，嘴里却不住地轻声叹着气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妈妈戴着亮晶晶的钻石耳环，穿着荷叶领的灰背大衣，气度高贵地款款下了楼。我们是坐自己的私家人力车出门的。我坐在妈妈的腿上，姐姐靠在妈妈的身边。这种人力车在当时是有些气派的，车头、车轮、车灯、车背都发出白银似的闪光，到处是丝织的花边和金黄的流苏，踏板上还有一只车铃，只要用脚一踩，立刻就会发出嘀铃嘀铃的响声，惊得路上的行人飞也似地闪开。

穿过热闹的大街，拐进一条昏暗的小巷，人力车在一栋老式楼房前停了下来。妈妈带着我和姐姐走下车，神情矜持地推开掩着的小门，跟着又掀开一道厚厚的蓝布棉门帘，刚走进烟雾弥漫的厅堂，立刻就闻到一股呛鼻的、古怪的香味。一个推着平顶头、穿着灰棉袍、嘴里镶着金牙的中年男人，贼眉贼眼地从一个人

柜台后面迎了上来。一个满脸横肉、五大三粗、袒襟扎脚的壮汉，紧跟在中年男人的身后。那中年男人先是横眉怒目地瞪着妈妈，跟着又满脸露出笑容，朝妈妈不住地弯腰点头。

“哎呀，太太，你家来——”

“我来过过瘾，怎么，不欢迎？”

“太太说笑话了，太太是不是有事？有事请尽管吩咐，只要太太——”

“怎么，你怕我抽了烟不给钱？你看我象是赖账的人吗？男人能来挺尸，娘们就不能来抽几口？呵？哼！”

妈妈冷笑了一下，正眼也不瞧那两个男人一眼，领着我和姐姐就往里走。沿着墙壁两边，是被木板隔成的一个个窄小的单间，每个单间的门口，都挂着一块污黑油腻的布门帘，劣质的香水味、汗臭味、酒味与嘟嘟嘟的抽烟声、吃吃的笑声、咳嗽声、低语声，透个一块块门帘传了出来。妈妈象一个督察官似地巡视着，胸有成竹地穿过一个个单间。忽然，走到墙角，妈妈停住脚，怒容满面地听了一会，跟着猛地掀开门帘，冷笑着走了进去。

我看见一张横放的床，床正中是一个长方形的托盘，托盘上放着一盏鬼火荧荧的烟灯。托盘左边躺着一个身材矮瘦的男人，瘦尖脸、窄额头、厚嘴唇，两个发黄的大眼睛微微往外突出，正捧着一根长长的烟枪，眯着眼对着烟灯抽烟。一个身材肥胖、嘴唇涂得血红的女人，烫发上插了根绿发夹，穿了身皱巴巴的绸旗袍，躺在烟灯右侧不停地做着烟泡。

那两个男人神情不安地跟了进来，皱着眉毛站在门边。

“好哇，家里在等着米下锅，老爷却一个人在这享福！”妈妈拖腔拖调地说，跟着扭过头，望着我和姐姐，厉声命令：“看见了没？这就是你们的爸爸，丢下老婆孩子不管，一个人在这儿玩女人、抽鸦片烟，你们还不跪下来向爸爸叩头请安！”

“呵？”爸爸张开眯缝的眼睛，望了望妈妈，立刻象弹簧似地

跳了起来，嘴唇不住地哆嗦着，脸白得就象是一张纸。那个做烟泡的女人也惊慌地爬下床，一溜烟地跑出房。

“噢，老爷怎么不抽了？再抽呀，要不要我跟你烧烟泡？”妈妈语调温柔地问。

“我、我、我人不舒服，刚来……打算抽两口就回去。”爸爸结结巴巴地说，两滴混浊的泪珠，顺着他的眼角滚了下来。

“你还回去？你知道家在哪？你还有脸进门？给你找了一个又一个差事，都让你给丢掉，一年到头就知道偷鸡摸狗的鬼混，天底下还有你这样的男人？狗屁！不要脸！靠老婆养活的窝囊废！我要是你，情愿撒泡尿把自己淹死，也不活着丢人现眼！”妈妈终于厉声尖叫起来。

“别、别……有话回去说，别当着孩子的面……”爸爸低声哀求。

“是呀，太太先别动气，先生也是身体不舒服，才来这儿抽两口，我敢对天赌咒，这位先生还是头一回来。”中年男人满脸陪笑地劝解。门帘外头一下子乱糟糟地围拢来一大堆人。

“闭嘴！你少装神弄鬼的，回头我会叫公安局跟你算帐！”妈妈瞪着中年男人叫。

“别、别……”爸爸全身颤抖，绝望地望着妈妈。

“别什么？别当着孩子？你还记得有孩子？你是管过孩子吃，还是管过孩子穿？你也配讲孩子？”妈妈伸出戴着钻戒的手，忽然啪地一声，朝爸爸脸上狠狠地甩了一记耳光。

“哇！”我吓得大哭起来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耳边只听见一阵高过一阵的咒骂声、求饶声、议论声、哭泣声……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又回到了家。妈妈的咒骂声、拍桌声、砸东西的乒乒乓乓声、爸爸的求饶声和姐姐的哭泣声，整整喧腾了半夜。王婆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一边抓着我抽搐的手，一边不住地在我耳边说：“不怕，小少爷不怕……”

三

我一天天地长大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个晴朗的夏天的下午，我午睡醒来，不知为什么发起了脾气，正歪着脑袋不肯起床，妈妈忽然带着一个漂亮女人，面带微笑地走进我和王婆住的后房。那女人比妈妈矮半个头，皮肤很白，身材十分丰满，圆脸庞，嘴又薄又大，一对黄眼珠象猫一样地闪闪发光，一笑起来，脸颊上就露出两个大酒窝。她穿了件长得拖地的蓝丝绒大花挑纱旗袍，硬高领，短袖，露出雪藕似的两条胳膊。透过丝绒挑纱旗袍，看得见脖子上挂的一个大锁片，透出亮晃晃的金光。

“哎呀，都长的这么高了？”那女人一看见我就大喊大叫，将我一把搂在怀里。“哈，你看这伢，长得凸脑头，大眼睛，坐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跟个小木偶一模一样，实在讨人喜欢。”

“还不快叫大姨妈！”妈妈轻声说，目光温柔地望着我。

“大姨妈！”我张大嘴叫。

“哎！乖，我的小宝贝！”大姨妈大声应着，在我脸上连亲了几下，她说话很快，亲起人来也很响，啪啪啪地跟开枪一样。“说起来菩萨还真灵，那一年，我们三姐妹到普陀山去烧香，你求观音菩萨保佑你生个儿子，回来没多久不就有了？”大姨妈粗声大气地说。

“可不是，我一直想什么时候，我们姐妹三个再到普陀山去烧支香，我还没还愿哩。你怎么样？有了没有？”妈妈悄声问。

“我？哼，随你怎么弄，也弄不出个名堂来，鬼知道得的是什么病！”大姨妈粗鲁地骂，两个黄眼珠一下子噙满泪水。“算了，这辈子不要做生儿子的梦了，小木偶就是我的亲儿子，我死了就叫他来跟我送终。二姐，我跟你就这么说定了，呵？”

“青天白日的，什么死呀活的？我们过去什么苦没吃过？什么

罪没受过？不也都熬过来了吗？哪就到头了？日子还长得很哩。”妈妈娇嗔地说着，不以为然地瞟了大姨妈一眼，自己的两个眼圈却一下子红了起来。

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想那么多做什么事！”大姨妈挥了挥手，又露出两个大酒窝，笑咧着嘴说：“快走快走，三姐还在等我们哩。美美呢？”

“美美还没放学哩，不管她。王婆，跟小少爷换件衣服，我带他出去。”妈妈轻声吩咐。

“嚯，来了。”王婆移动着小脚，喜滋滋地走了过来。她手脚俐落地跟我洗了个澡，帮我穿上雪白的短袖衬衫，背带西装短裤，白短袜，白皮鞋，一边跟我梳着小分头，一边不住地自言自语：“这一下好了，我们小少爷可以好好出去玩玩了。”

妈妈穿了件黑丝绒的桃花纱旗袍，怕风，肩上还披了件荷叶似的黑丝绒桃花纱小坎肩，显得更加风姿典雅，楚楚动人。我们走出大门，就登上了雇来的马车。这种马车很大，可以面对面地坐两排人，必要时两边的踏蹬上还可以站人。赶车的老人坐在车顶，拿着马鞭不住地吆喝。枣红马昂着头，在柏油马路上嘤嘤地奔跑着，带来一阵阵热风。我坐在妈妈身边，望着街道两旁迅速往后倒退的行人、树木、房屋、电线杆，感到十分有趣，恨不得马车能一直往前跑，再也不要停下来。不料刚穿过繁华的闹市，驶进一条宁静、宽阔的林荫大道，马车就在一座雕花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。

铁门内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、绿茵茵的大草坪，草坪上有网球场、蹴毽、葡萄架、石椅石桌，穿过草坪间长长的甬道，迎面才是一幢绿琉璃瓦顶、外表古色古香的两层西式楼房。登上石阶，刚推开乳白色的房门和绿色的纱门，大姨妈就直着喉咙嚷叫起来：

“三姐，快来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”

“大姐、二姐来了？”随着一阵惊喜的喊叫声与急促的脚步

声，我看见一位艳光四射的美人，香风四溢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。她长得不高，皮肤也不很白，但显得小巧玲珑，曲线优美，特别是那两个圆圆的、饱满的乳房，在白绸睡衣下高高地挺起，就象两朵勾人采摘的花苞，散发着诱人的魅力。她在脑后拢了个乌黑的发髻，只在前额垂下一圈花边似的发鬟。美丽的、流溢着象牙般光泽的脸庞上，嘴唇柔润，鼻尖微微翘起，一对流露着天真、热情及挑逗意味的眸子，就象两颗镶嵌在水晶里的褐色玛瑙，光芒四射，顾盼生辉。她可能感到自己的身材不够高大，脚上穿的是一双特制的三寸高的鹅黄色珠拖，这就使她更加显得柳腰直挺，身姿婀娜。我那时太小了，什么也不懂，只是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。我忽然想起妈妈卧床上放着的那只漂亮的外国洋娃娃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她就是会说话的漂亮洋娃娃吗？

“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长得象不象个小木偶？呵？”大姨妈牵着我的手，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。

“快叫三姨妈！”妈妈轻声说。

“三姨妈！”我瞪大眼睛叫。

“哎呀，都长这么高了？难怪我们都老了！”三姨妈微微弯下腰，托着我的脸，笑着说。“怎么叫他小木偶，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看的小木偶？呵？还没给他取个学名？”

“取了，叫水生。他是汉口发大水那一年生的，他爸爸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。”

三姨妈带着我们走进客厅，刚在沙发上坐下，年轻的女佣就捧着托盘，在每个人面前放下一杯牛奶和两片饼干。我看了看妈妈，妈妈朝我点了点头，我就拿起饼干，不声不响地吃了起来。

“嗨，要叫我说，我们三姐妹里头，还是二姐的命最好，有儿有女，老了也不怕没人奉养。象我这样无依无靠的，死了怕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”三姨妈忽然叹了口气，目光湿润地说。

“我也是这么说，看来谁也比不上二姐有福气。”大姨妈一边

说，一边把两条腿翘到沙发扶手上。

“算了吧，我的苦衷你们还不知道？一个女人家，要养活一个鸦片烟鬼的男人，还要拖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这日子是好过的？我也是硬撑着，天知道能拖到什么时候！”妈妈用手绢捂住眼睛，不让眼泪流出眼眶。

“嘿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姐妹们难得聚到一起，不说好好乐一乐，反倒擦鼻子抹眼泪的没事找事！是不是都活得不耐烦了？”大姨妈粗声吼叫。

三姨妈吓唬一下笑出声来，美目流盼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看到你们，我就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平时想哭还找不到个地方呢？就想说几句心里话，也找不到个人说。我们虽说是结拜姐妹，真比亲姐妹还亲！”

“万墨林走了？又去哪里？”大姨妈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他不走，我们姐妹三个能聚在一起？哪一天不应酬到半夜？去南京了，是开什么军事会议，听说时局很吃紧，日本人会打过来。”

“呵？”妈妈和大姨妈同声惊呼起来。“真的？”

“不只是日本人，还有共产党。我问他，他也不说。我知道老家伙在英国银行存了一大笔钱，看来会有一场大仗要打。二姐，你呢？吴铁诚还在不在汉口？”三姨妈关心地问。

“到郑州去了。前些时候我去了一趟，他给了我三百块钱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说铁路局长要是当不成了，就到西安去住一阵。”

“哎呀，看来真的要大祸临头了。”大姨妈大声叫。

“我听老家伙说，吴铁诚在上海还有三个老婆。我看这些男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真要有个什么事，鬼才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！大姐，你呢？还是跟那个油行老板混？”三姨妈噘着鲜红的小嘴问。

“我才懒得理他哩，一看见他那张肥猪头一样的脸就讨厌！每

天早上我刚跟着琴师吊嗓子，他就贼头贼脑地钻了进来，我都恨不得用棍子把他撵出去。”大姨妈咬牙切齿地骂，说得妈妈跟三姨妈都抿着嘴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，你真的准备跟胡德利了？一个空军后勤军官，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薪水，你不怕跟他一辈子受苦？”三姨妈止住笑，压低声音问。

“管它是甜是苦，好好找个人算了。钱再多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带进棺材。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我想得开。”大姨妈笑咧着大嘴说。

“这倒也是的，谁不知道汉口有个女梅兰芳？就凭大姐的嗓子、扮相，下海唱戏也不怕赚不到大包银。”妈妈赞同着大姨妈的意见。

“哎哟，只顾说话，都忘了让你们看看我刚买的一房家具，来，都跟我来。”三姨妈忽然喊叫起来，牵着我的手，带头走出客厅。

踏着柔软的红地毯，走上二楼，就进入了另一间客厅。那客厅不大，却布置得金碧辉煌，古色古香，屋子里摆的是整房深褐色镶大理石的老式楠木家具，雕花细木围栏内，放着一张楠木烟榻，朱红闪光的脱胎漆器精致的托盘上，放着嵌有碧玉的烟钎、烟灯和烟枪。四面墙上都满挂着历代名家字画，几案格橱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珍奇古玩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。穿过客厅，才是三姨妈的卧房。三姨妈掀亮壁灯，透过一片清雅幽远的香水气味和轻纱一样柔和的壁灯灯光，看得见卧房里的摆设和小客厅又截然不同，屋里放的是一整套米黄色的最新式西式家具，席梦思床上方挂着一群裸体妇人的油画，配着嫩绿色的波斯地毯、丝绒窗帘，使整个卧室弥漫着一种宁静、温馨、舒适的气氛。

“哎呀，好漂亮的房间，皇宫内院怕也没有这么舒服。”大姨妈祖声大气地嚷叫起来，一屁股坐在席梦思上，又开腿，用力颠



着身子。“维持这么大座公馆，一个月要开销多少钱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三姨妈露出炫耀的神色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才懒得管这些事。屋里屋外的开销，我都交给管家了，老家伙走的时候，给了我一本支票簿，我就只管自己。”

“你就一个人在家里？”大姨妈忽然目光狡黠地问。

“我才不想做尼姑哩。老家伙一走，我就把小沈叫来陪我。”三姨妈星眼迷濛地说。

“哪个小沈？”妈妈蹙着眉毛问。

“就是仙乐舞厅那个领班，你忘了？”大姨妈表情神秘地说。

“哦哦，记起来了，就是那个小沈，”妈妈用手绢捂住嘴，想了一下，轻声问：“三姐，这个男人靠不靠得住？不会是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的油头光棍吧？”

“不会，这个人心眼不坏，我看得出来。管它哩，男人可以花钱玩女人，女人为么事就不能花钱玩男人？我让小沈把舞厅的事辞了，专门陪我，反正我也亏待不了他，做人还不就这么回事！”三姨妈笑撇着嘴说。

“哈！”大姨妈忽然发现床头柜上的小托盘里，放着一迭照片，大姨妈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，一边咧着嘴笑了起来。

“什么东西这么好看？”妈妈走了过去，刚看了一张，立刻掉转头，抿着嘴坐到沙发上。

“小木偶，过来！”大姨妈抬起头，恶作剧地望着我。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我睁大眼睛。照片上是个赤身露体的外国男人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一个一丝不挂的外国女人，跪在那男人的脚下，两眼笑咪咪地，嘴里却咬着一根长长的香蕉。

大姨妈把照片塞到我手里，大声问：“照片上这两个人在做什么事？唉？说给大姨妈听！”

我噤着嘴，猛地扔掉照片，象个小鸡一样地跑到妈妈身边，

害怕地把头扑到妈妈怀里，引得满屋子人都大声笑了起来。

正哄闹着，一个身材瘦长、脸色苍白、长得女人模样的年轻男人，梳着油亮亮的西装头，穿了身笔挺的灰西装，笑吟吟地走了进来。

“哎呀，小沈，刚才我们还在说你，是不是又勾那个女人去了？怎么都看不见你的影子？”大姨妈露出大酒窝，大喊大叫。

“眨个眼就没影了，你不知道大姐、二姐要来？”三姨妈又娇又嗔地责怪。

“我知道大姐、二姐会来，特地上街去买了点菜，还定了辆汽车，晚上陪大姐、二姐去夜花园好好玩玩。”小沈陪着笑脸说，两只眼睛却痴痴地一直望着三姨妈。

“还是小沈心细，什么事都想得周周到到。”妈妈轻声说。

“什么心细？你以为他喜欢我们来？你不要听他的鬼话，我还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！”大姨妈叫。

“嗨呀，这才叫冤枉死人了。我可以赌咒，我要是没有天天盼着大姐、二姐来，叫我不得好死！”小沈急得抓耳搔腮地说。

“好了好了，别耍嘴皮子了，把你那些咒都留在枕头上赌给三姐听吧，我才不信你那些鬼咒！”大姨妈粗鲁地骂着，话声刚落，满屋子人都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好了好了，我怎么说也说不过大姨妈，我情愿认输，还是下楼吃饭吧，吃完饭还要出去玩哩。”小沈边说边笑嘻嘻地走到我的身边。

“快叫叔叔呀，这么大的人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！”妈妈横了我一眼。

“什么叔叔？哪来的叔叔？叫哥哥，快！”大姨妈愈闹愈疯，惹得人们又都笑了起来。

饭厅里开的是中餐。我们围着一张红木八仙桌坐着，小沈推开靠背椅，不坐自己的座位，却特意挤在三姨妈的身边，那样子

就象是个一刻也离不开大人的孩子。

“噢，晚上不是做西餐的师傅做西餐？”三姨妈乜着眼睛问。

“我知道二姨妈不爱吃西餐，特地嘱咐中餐师傅做的中餐。”小沈喝了口白兰地，白皙的脸上浮起一片红晕。

“你就那么向着二姐，怎么都不问问我爱吃什么？”大姨妈斜瞅着小沈，盘腿坐在椅上，啪地一声放下筷子。

“噢，你怎么把筷子都放下来了？边讲边吃啦。”三姨妈叫。

“我吃完了。”大姨妈大声说。

“什么，还没吃两口就吃完了？还有好些菜没上哩。”三姨妈叫。

“她从来是吃饭一阵风，你还不知道？”妈妈微笑着说。

“那怎么行，日子久了会得胃病。”三姨妈娇声娇气地说着，夹了块煎鲳鱼片在嘴里，在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。小沈好象唯恐三姨妈会被鱼卡住，慌忙仰着脖子凑了上去，嘴贴着嘴地将三姨妈露在外边的半块鱼片咬了下来。到吃水果的时候，三姨妈更是把小沈的头搂在怀里，两个人嘴贴嘴地合着吃，惹得大姨妈更是把小沈说笑个没完。

吃了饭，漱了口，回到楼上卧房，三姨妈就坐在梳妆台前，精心地化起妆来。她先用棉花球将脸上的油脂拭尽，跟着在脸上薄薄地敷了一层蜜丝佛陀，等用手掌揉匀了，这才在脸上扑粉、用笔画眉毛与眼圈、在嘴上涂玫瑰红的唇膏，然后将黑云似的头发统统拢起，露出白嫩的脖颈，在后脑上重新挽了个大发髻，并在发髻上插了支光灿夺目的、折扇形的钻石别针，戴上亮晶晶的钻石耳环，“这才离开了梳妆台。

侍女在床上平摊了整整一床各式各样的旗袍，三姨妈扫了一眼，却撇着嘴，微微皱起眉毛。

“唉，找不到一件可以穿的衣裳！”三姨妈叹了口气，满脸难色。“大姐，二姐，这些都是裁缝刚送来的，你们看我穿哪一件